《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 23 期，頁 131-142，抽印本

打開博物館：看見開放式庫房

張京峻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22 年 6 月出版

《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23 期 ／ 頁 131-142，2022 年 6 月
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打開博物館：看見開放式庫房

張京峻*

一、前言

「蒐藏」做爲博物館的核心功能之一，以藏品的蒐集、保存爲基礎而存在。然而，21 世紀以後的博物館，隨著其社會作用發生變化，對於藏品的利用與詮釋也跟著改變。於是，接近性與開放性成爲博物館重要的目標，雖然展覽仍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博物館更重視如何使用藏品，使之與人產生連結，也就是溝通、傳播方面的功能日益強化。因此，「開放式庫房」的概念油然而生，一般認爲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是最早的例子，它實現了 21 世紀博物館開放性和接近性的觀點，在國際上得到積極的迴響並不斷擴散，同時也持續拓展更多不同的面向。

二、蒐藏的物質性與物件學習

長久以來，博物館的蒐藏研究著重以「物」（object）爲主，並以「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爲多數，多爲探討人類活動所產生的豐富物質文明。其中，物質文化研究是研究具有物質性的對象物之意義和物質之間的相互關係，

* 張京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來稿日期：2022 年 1 月 12 日；通過刊登：2022 年 4 月 6 日。

並圍繞在物質的製作和使用的歷史、地理、政治、技術、社會脈絡及其影響的領域。而博物館做爲蒐集、保存、研究人類和自然證據，並向大衆進行展示及教育的地方，在公開討論物質的意義和社會文化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發現，博物館基於蒐藏、研究和展示這些物質文化的需求，自身發展出一套篩選以及詮釋物件的準則，從早期人類學與考古學的研究，逐漸導入歷史學、社會科學、文化科技等跨領域學科的觀點，物質文化研究因此受到更多關注，也激發出許多面向的討論。

蒐藏行爲與藏品之間因建構了多層的意義，使得物件不再只是基於審美、珍奇等標準，而是被賦予了人類發展文明的脈絡，物質性也因此被彰顯出來。「物觀」（notion of object）即是此一知識建構過程中重要的概念，影響著人類如何思考並論述物件，進而透過物件分析時代、事件和地方。尤其，事物的物質性並不是不變的，物觀存在著變動的特質（Hooper-Greenhill, E.，2000：114）。因此，博物館可以透過加強觀衆對於藏品維護和保存的認識，一方面喚起事物可變的物質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藏品的近用，並建立「物件學習」（object-based learning）的模式。

「物件學習」是一種關注物質本身的學習方法，物件做爲紀錄和訊息的載體，可以透過近距離觀察與接觸，刺激思考並建構個人經驗。在規劃設計博物館中展覽物件之詮釋時，必須透過內化的學習物件呈現，而且「學習目標」與「好奇、趣味」的相互性非常重要（曾仰賢，2019：73）。近年來，博物館也興起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旨在更積極納入大衆建立起創新與創造的場域，使傳統上由博物館內部人員主導的蒐藏、研究與展示，藉由大衆的參與，翻轉一直以來線性的博物館詮釋方法，激發更多元的分享、交流和動手做的創造精神。

三、展示的知識結構變化

開放式庫房的形成可以追溯展示的知識風格與結構變化。17世紀以前的收藏傳統——「珍奇櫃」（cabinet of curiosities）被稱爲博物館的起源，歐洲的王室貴族透過收藏珍稀的事物，來滿足對於自然和世界的好奇心，做爲誇耀權力和財富的手段。各種蒐集而來的奇珍異寶，像是生物標本、化石、珠寶、硬幣、刀劍等等，被放置在地板、牆壁、櫥櫃再到天花板上，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並沒有合理的分類體系，而是按照收藏家的嗜好和品味建立，並非現今的知識建構概念。

17、18世紀隨著歐洲理性主義、啓蒙思潮等影響，各事物的學問知識系統開始進行方法論的展示，王室和貴族的蒐藏品保管所逐漸轉變成公共資產，開始提供普通觀衆教育性觀點的訊息和知識。例如法國大革命之後，羅浮宮從原本屬於王族的私有財產，轉型爲公共博物館的公共財概念，成爲允許人民參與的公共空間。雖然參與的群體以資產階級爲主，且賦予了物品特定的展示意義，但確實在此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大衆追尋啓蒙與理性的場域，也奠定了法國以文化與智識的國家發展基礎。根據這種啓蒙主義知識結構，「規訓的博物館」（disciplinary museum）逐漸成爲近代博物館的典型，「齊備」與「正確」正是在此自然分類架構下形成的展示特色。這個階段的博物館，大多仍只是蒐藏、保存物件的空間，並無積極地觸及廣大群衆。

展示機構中各種物品展示分類的架構，正是一種將龐雜物件放置於理性秩序的表現，這種藉由空間理性秩序以安排物件的要求，是19世紀歐洲文明的普遍心態，這種展示複合體是把世界事物變成可見的過程（呂紹理，2005：293）。19世紀現代公共博物館的地位確立後，可以發現到這樣的展示觀與當時科學主義盛行的風氣有很大的關聯，對物件的認知有所控制，以自然界固有的類別進行分類，並在其知識生產及脈絡建構的過程中，強調進步的現代公民

主體，從國家的角色進行權力論述，以達到文化、知識教化的效果，也就是培養民眾自主性和理性自我規範的能力，這樣新興的博物館公共服務和教育功能，事實上具有相當程度的權力規訓作用。與此同時，博物館也致力基於蒐藏研究，建立起展覽知識體系，使蒐藏本身即爲一種展覽的形式。

20世紀以來的博物館形態和觀點，輾轉進入到被認爲較中立的美術館白盒子空間，再到展示情境的實驗基地，從過往有序的、被動的、規範的知識建構過程，逐漸自陳列櫃解放出來，轉而強調觀覽者的建構主義學習，並且更加重視觀眾個人性格的自主表現，也藉由社會溝通功能的強化，觸及到更多元的議題討論。博物館在提供經驗的過程中，「動手作」（hands-on）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藉由個體的詮釋，有助於身體的參與性與知識取得的自主性，並重視到每個人的情感與想像。在此過程中，博物館的內部功能更加透明地向外部開放，追求共有和參與的集體知識生產結構。將博物館的知識建構建立在視覺詮釋的基礎上，可以重新審視觀看、被觀看、知識和權力的關係，並促發自身、事物與社會的能動性，也就是誘發身體感官、藏品物質性的接近和使用。

隨著時間更迭與公共博物館的出現，博物館的展示方式從「珍奇櫃」過渡到只展示一小部分作品，對藏品專業知識不足的普通大眾進行合理的「分類」體系和教育，可見展示知識結構的流動。儘管蒐藏和展示藏品的方式不斷在演變，但有一件事不變，那就是博物館的藏品應盡可能被使用和可見化，因此開放式庫房的概念逐漸受到博物館重視，也正在積極尋求各種發展的可能性，試圖以最小的解釋呈現最大數量的藏品。

四、開放式庫房的定義及功能

「開放式庫房」顧名思義是將博物館藏品進行開放，讓平時難以被看見的蒐藏重新在世人面前公開，基於「藏品屬於公眾」的概念，蒐藏的近用性與觸

及性成爲開放式庫房的主要精神。但是要如何開放？開放什麼？爲誰開放？釐清這些問題前要先探討博物館對於藏品使用的目的，並從蒐藏管理政策、藏品分級制度、蒐藏空間規劃等角度進行分析，也要考量到藏品的預防性保存和維護方法，才能針對藏品的呈現擬定出適合的規劃和相關配套措施。普遍來說，開放式庫房的建構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提供「展示」的開放式庫房

一般來說，英文中「visible storage」或「open storage」都可視爲開放式庫房，其意義是由「蒐藏」促成「展示」的基本形式，大致可歸納爲以下四種樣貌。

其一是將原本的庫放或一部分開放，由博物館人員帶領觀衆在特定時間入內參觀，並採取預約制。例如德國慕尼黑州立動物學研究蒐藏中心，每年會有一次的「門戶開放日」活動，舉行開放日活動時，蒐藏中心會開放庫房讓大衆參觀，同時舉辦其他相關活動吸引各方人士參加（劉藍玉，2008：56）。另外，根據保存環境和條件區分開放的程度，例如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開放式庫房以預約制參觀方式，針對對於光線特別敏感的繪畫、紙質或纖維材質藏品，實施有限制性的開放。2015年，國立臺灣美術館藉由新典藏庫落成啓用，特別規劃「寶庫解密——典藏保存維護特展」，開放珍藏藝術作品的典藏庫房，內容包括從國美館典藏特色範疇之藝術作品展示與典藏庫環境控制，到各類媒材的典藏品保存維護、科學檢測應用與修復過程之情境展示。（國立臺灣美術館，2015）

其二是興建專業性的開放式庫房，一方面是專門爲藏品的開放而存在，另一方面也改善原本蒐藏空間不足的問題。比照一般的典藏庫標準，採用恆溫恆濕等微環境監控，在公開的前提下，顧及藏品的安全和保存，讓觀衆能夠自由進入。舉例來說，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的盧斯美國藝術中心，就規劃了5,000

平方英尺的空間來展示近2,000件的美國藝術品；另外，荷蘭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打造出世界上第一座以「開放式庫房」（open storage）爲建立宗旨的蒐藏庫，預計將超過15萬件的藝術品呈現在大衆面前，已於2021年11月正式對外開放參觀，讓觀衆能夠自由穿梭在博物館庫房內，並視需求由現場專業人員協助取下藏品近距離欣賞。

其三是以特展的方式，將部分藏品移置展示廳或公共空間，開放特定的藏品，並規劃相關主題性活動。像是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位於地下一樓的開放式典藏庫，展示了動力機械、設備等科技文物，相對於藝術品、歷史文物、生物標本等藏品，科技文物原初製作的用途就是爲了建造堅固、耐用的生產工具及設備，因此更禁得起人爲觸摸和動手操作，以提供觀看之外的展示方法。

其四則是將庫房空間的牆壁改建或建造成玻璃牆面，讓觀衆可以在外部直接看見庫房內的藏品和工作畫面，在參觀同時也不必擔心藏品受到較大的人爲危害，如法國羅浮宮的朗司分館（Louvre-Lens）。

（二）提供「教育」的開放式庫房

開放式庫房的教育作用，是將博物館的社會性功能與觀衆進行溝通，提供學校教育以外的非正式學習環境（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觀衆也能更有體驗地認識和思考博物館爲什麼蒐藏？收藏品如何保存？爲什麼需要保存？收藏品如何研究等問題。通過對大量物件進行比較和觀察，讓觀衆自由選擇學習的內容，並從中建立起與物件的關係，而不是過度依賴博物館的解釋和篩選，同時也配合開放式庫房衍生出的推廣教育活動，達到博物館寓教於樂的效果。

例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是國內第一座設有開放式典藏庫的博物館，成立至今已超過十年，展場內除了各種科技藏品的展示和志工導覽解說，也特別規劃「鉛字排版區」讓觀衆動手操作體驗。另外還開辦「文物維護實演與健檢

活動」，讓觀眾能於現場實際感受、審視維護藏品之各項作業，如物件如何收藏、清潔、分類等一系列「幕後」（behind the scenes）工作。「文物健檢服務」是藉由光學檢測儀器，包含顯微鏡、紅外線光、紫外線光及內視鏡等非破壞性檢視設備，協助個人或單位檢視所擁有的藏品健康狀況，並提供藏品合適的維護與保存建議。（于瑞珍，2013：29）

基於物件學習的精神，運用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感官參與，讓物質性訊息得以更有效地傳遞，除了提高學習自主性，也助於誘發學習意願。特別是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這樣多重感官的體驗方式，提供視覺以外的身體經驗，透過觸摸標本、模型、複製品或其他方法，觸發身體的聯想與記憶，也能建立起與物件之間的連結。另外，透過藏品的分級制度和管理機制，開放式庫房得應優先使用教育性藏品，增加大眾基於物件學習的管道，並兼顧物質性與資訊性的藏品利用。

（三）做為「研究中心」的開放式庫房

建立開放式庫房的主要動機之一，是提高對藏品物質性和知識的漸進，並促進研究，可以適時支援學校機構等外部研究者，對普通觀眾也提供更多元的使用機會。根據博物館的情況，研究中心開放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大部分會向學者、內部職員、普通觀眾、學生和志工等提供學習管道，包括書籍、影音資料的借閱、複印，或是儀器設備等研究器材操作，甚至是對標本、文物申請提件，爲大眾提供了更面向專業性的蒐藏公共服務。

以美國史密森自然史博物館「自然學友中心」（Naturalist Center）爲例，它提供近4萬件可觸摸的自然史標本、6,500冊圖書以及相關研究設施，免費開放給10歲以上的民眾利用。此外針對專業人士的需求，史密森自然史博物館也有相當周到的服務措施，凡是有需要利用研究性蒐藏的研究者（如大學教授、研究生或個別的業餘研究者等），皆可透過網路直接向各個蒐藏研究部門

申請入館利用館藏資源（包括標本、圖書和登錄資料等），各蒐藏研究區也有專爲訪問學者規劃設置的研究小間。（葉貴玉，2006：91）

國內類似的機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附設「自然學友之家」，提供學齡兒童和一般民衆相關圖書、標本和儀器（顯微鏡）使用，並定期策劃主題展，呈現館內蒐藏及研究成果。分門別類的標本蒐藏櫃，包含礦物、動植物化石、真菌、考古和民族學標本，允許民衆動手觸摸、近距離接觸，是國內少數開放自然史標本給大衆觸碰的研究學習中心。

（四）做為「保存環境」的開放式庫房

從傳統上來看，保存和活用這兩個概念很難並存，因爲蒐藏品如果對大衆曝光，人爲因素的損毀等風險將會增加，例如觀衆帶來的熱能量、水分、植物生物孢子、空氣污染物等，無論在蒐藏空間或展示空間中，都會形成更爲複雜的微環境因素，提高文物或作品劣化的風險。但隨著保存維護的觀念受到重視，愈來愈多人認爲開放式庫房反而可以適當地保存、管理這些蒐藏，長期放在庫房的藏品可能會因爲沒有展出的機會而疏於管理，若把藏品適當地陳列在開放式庫房的保存環境空間中，能夠使博物館人員持續關注藏品，並使它們獲得妥善的照顧。（Rujibhong，2012：272）

開放式庫房的藏品同樣必須放在符合標準的架子、地板上，或以特殊玻璃、透明塑膠覆蓋的櫃子和抽屜等形式設計，也和一般博物館庫房的環境一樣，針對溫溼度、害蟲、灰塵、照明、震動等構成適合藏品材質的保存環境，並安裝防盜警報器等保全設備。同時也必須實施基於開放式庫房之前置作業評估機制，不同於單純以展示爲目的的環境需求，開放式庫房應針對個別的開放方式和開放程度進行預防性保存評估。

隨著科技進步，各類新式的文物保存設備也跟著提升，例如傳統上博物館

照明常使用的鹵素燈、螢光燈逐漸汰換，取而代之的是更爲節能、可避免紫外光的LED燈具，但其潛藏的藍光危害卻也產生新的保存隱憂。事實上，文物只要一接觸外部環境就會形成或大或小的劣化，但文物若僅收藏卻不展出，便又失去了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和典藏意義，因此成立開放式庫房必須以保存維護功能爲前提，畢竟在公開的空間裡，多少存在著維護的疑慮，這也是開放式庫房所面臨最大的挑戰和限制。

另外，英國自然史博物館達爾文中心、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等，許多開放式庫房設施同時具備了保存修護室，讓藏品在公開的環境中仍得到適當的維護，觀衆們也能藉由認識到這些保存修護室的存在，進一步提高對於保存維護工作的意識。雖然各個機構所屬保存科學室的開放程度不同，但透過現場展示、導覽解說或是大衆參與研究，可以喚起大家對於蒐藏中可變的物質性，並幫助大衆理解博物館的角色與其具備的保存、修護功能。

五、結語

一般來說，博物館、美術館所展示的藏品只占館藏的5-7％，而國內僅極少數博物館建置開放式庫房，大部分仍有條件地對研究人員進行開放，但確實有愈來愈多館舍希望提供給觀衆更多的典藏資源，並朝向更加透明且民主化的博物館爲目標。

爲了實現開放的目的，除了蒐藏的近用以外，博物館同時也必須考慮藏品的保存、展示、教育推廣和研究等面向。根據Falk與Dierking（2000）提出的「學習脈絡模式（The context model of learning）」，其中「個人脈絡（personal context）」指出學習者會將自身的經驗、興趣和先備知識帶進學習的情境中，也就是觀衆要選擇觀看什麼物件、如何觀看和如何詮釋，都已經在個人的學習

脈絡下經過篩選。開放的目的是爲了讓前來參觀的人有所助益，因此不論是對蒐藏感到好奇的人，還是基於研究、調查用途，甚至是流連觀賞的民衆，都要進行審愼的評估及規劃，而不是一味地公開所有的藏品。

爲理解開放式庫房形成的脈絡，本文考察了蒐藏的物質性，並爬梳展示的知識結構變化，歸納出開放式庫房的功能與形式。以此爲基礎，提出建立開放式庫房的方向：

第一，開放式庫房的某一部分表現了類似於過去「珍奇櫃」的陳列方式，具有蒐藏即展示的風格，也存在著一種「未編輯」的藏品狀態。然而不同的是，建立開放式庫房的目的是對蒐藏進行去脈絡化或是再脈絡化，意思是脫離了原先博物館賦予的詮釋觀點，轉而依賴觀衆的興趣與直觀的訊息篩選。因此，不應該單純以既有的展示手法或蒐藏庫形態來運作，而是應澈底改變博物館模式，以開放和近用爲方法並以藏品的活用爲中心，開放式庫房才會具有真正的意義。

第二，隨著博物館教育功能的轉變，基於「物件學習」的活動內容設計成爲主流，進而使蒐藏的物質性有了新的討論和彰顯。博物館必須重新認識藏品的物質性，同時與訊息等非物質性要素整合起來，爲使用者提供更加豐富的教育經驗。如果只依靠策展人的意識和篩選，而忽略了觀衆的主體性，那麼開放式庫房將停留在單純的視覺性目光裡，並失去發現和探索的可能。因此，其設計應讓使用者的物質經驗和非物質經驗互相協調，藉由媒介觸發感官訊息的傳遞，並透過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讓學習的意義不斷產生轉換。

第三，博物館內無論是展示、研究或教育爲目的的空間設施，只要有蒐藏品存在，都應給予適當的蒐藏環境與準則。爲了開放式庫房的長久經營，必須在保存和藏品活用之間達成平衡，並且根據藏品使用方法不同，呈現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例如，若以展示爲取向，藏品的視覺性表達和呈現狀態可能會是更

重要的因素；以研究取向來說，蒐藏的準確度和資訊化相對來說更爲重要；而教育方面，根據館內的藏品分級制度，教育性蒐藏品應優先提供給大衆動手取用；在保存方面，以材料差異性進行分類存放，來實踐藏品的微環境監控是較爲理想的。

開放式庫房的建置並非一蹴可及，應仔細考量各種環境因素並進行專業性評估，綜合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和保存等價值，藉由各項博物館功能的彰顯，盡可能降低觀衆和藏品之間的阻礙，並在兼顧保存維護的前提下，讓觀衆認識到「蒐藏」並非靜止不動的物件，而是不斷發生改變和啓動意義創造的過程，如此一來，不僅使文物活出了新生命，也因爲人們的參與而成就出更開放的博物館空間。

引用文獻

1. Hooper-Greenhill, E. 2000.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 Falk, John H.＆ Dierking, Lynn D. 2000. *Learning from Museum：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3. Rujibhong, S. 2012. Interior space allo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of visible art storage in Thailand: Effect on audience reaction.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68: 269-280.
4. 曾仰賢，2019。從詮釋觀念觀點探究博物館中的學習物件，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33（2）：65-84。
5. 呂紹理，2005。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
6. 于瑞珍，2013。以開放式典藏庫爲場域的觀衆學習，博物館簡訊，63：26-29。
7. 葉貴玉，2006。博物館的公共服務及空間規劃，科技博物，10（3）：87-100。
8. 劉藍玉，2008。蒐藏研究機構的可能性：慕尼克州立動物學蒐藏研究中心的社教活動，博物館學季刊，22（2）：53-61。
9. 寶庫解密——典藏保存維護特展，國立臺灣美術館，https://event.culture.tw/NTMOFA/portal/Registration/C0103MAction?useLanguage=tw&actId=54659&request_locale=tw，2022/01/12。

History of Taiwan: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No.23, pp.131-142, Jun 2022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Open museums: See the open storage

Jing-jyun Jhang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https://www.nmth.gov.tw
709025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 No.250, Sec. 1, Changhe Rd., Annan District, Tainan City 709025, Taiwan | T.+886-6-3568889